

青麦时节

○紫芒果

散飞去。我们仰着头追着泡泡跑,比谁吹的泡泡更大、飘得更远、飞得更高。正当大家都以为这些泡泡能一直飞下去的时候,它们总会毫无预兆、莫名地在空中破开,落下细细一层水雾,像下了一场微雨,沾在脸上凉丝丝的。

青麦秆还有一个妙用,是年少轻狂爱找刺激、敢闯敢干的时候,才想得出来、用得上的法子。经过几个月的孕育,那些挂在树枝上、藏在石缝岩隙里的蜂窝都攒足了蜂蜜。找准蜂窝,估算好跑到最近小河的距离,叫上几个同样心痒的伙伴,扛一根竹竿,也不做什么防护,走到蜂窝附近,先猜拳定胜负,最后赢的人拿着竹竿“啪”一下把蜂巢打落,瞬间就像引爆了惊雷,群蜂“嗡”地一下炸开。

这时候半秒钟都不能犹豫,撒腿就跑,等嗡嗡的振翅声传到耳边,情况已经十万火急,这时也刚好跑到河边,一群人就像下饺子似的,呼天喊地扑通扑通跳进水里。

沉进水里憋住气,把青麦秆含在嘴里露出水面换气,双手抓住河底的水草,就坐在水底睁眼往上看。透过清亮的河水,能看见那些蜂在水面盘旋,黄黑相间的身子,翅膀振得飞快;抬眼往上看,光线经过河水过滤,天空蓝得格外干净,几朵云悠悠飘着,像画上去的一样;觉得耳朵发痒的时候转头看周围,一群群小鱼从身边游过,伸手去抓,搅出一串水泡冒上来,惊得停在旁边草叶上的蚂蚱迅速伸缩身体,匆忙躲开。

借着麦秆换气,呼吸里都带着清清

爽爽的麦香,心里又兴奋又激动,既害怕又得意,只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

可麦子总是要熟的。等到麦穗变黄、垂下头,整片田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收麦是最辛苦的活。弯着腰,左手揽住麦秆,右手挥镰刀,唰唰唰往前割。麦秆硬,割起来格外费劲。麦芒扎在胳膊上,被汗水一浸,又疼又痒。割不了一会儿,腰就酸得直不起来。想停下来歇口气,抬头望去,麦子长得一眼望不到头,像是永远也割不完。

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地里的热气从脚下往上蒸,人就像被闷在蒸笼里。麦子割完要捆,捆好要挑,挑到场院还要脱粒。忙完一天,腿都软得抬不动。

晚上回到家,腰都直不起来,倒在床上就睡着,可也不得安稳,梦里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扛着麦粒不停地跑,停下来抬头看,场院上的麦垛一堆堆,在月光下黑黢黢的像一座座小山,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青麦总会变黄,人也总会老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麦子还青着的时候,那种饱满的、饱含汁液的、仿佛能永远青葱下去的生命状态,总让人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有无限可能。可时间从来不会等人做好准备,那些曾经明亮饱满、热烈充盈的日子,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

麦子从青到黄,不过只经过几阵风吹,没错,就是那几阵抓不住的风,从温热转作寒凉,便把无忧无虑的从前和满是奔波汗水的如今,分隔开来了。

诗 歌 苑

落花（外一首）

○ 陈典锋

不必等到后悔才知道错过了一些
不该错过的美丽时刻

有时一旦开始过失
我们不应该故作高深莫测地
继续开些虚假的花

有过错并不为错
只是有些人本来可以免错
有些事本来可以重做
有些心情本来可以挽救

如同昙花,一知来世是骗局
便纷纷坠落

如果爱过你

如果我爱过你,我会叽喳成美丽的
雀鸣
洒在你将路过的每一处树荫
不停地诉说我的衷情
让你在轻率地离我远去时
总有那么一点油然而生的不舍
便证明 我曾爱过你

如果爱过你,我会在你前行的

阶梯上设下一些埋伏
——使你幸福欣然的埋伏
这样 我就可以在预定的
包围圈中,收获你的如锦前程
见到我的心爱新娘

但是 我是不会让一些噪扰
打乱你的行程 使你驻足
也不会使你从容地走进一个
似曾美丽又充满诱惑的故事

如果我 我
我真的爱过你

快乐的知了

○周永兰

着又叫了起来。
深夜从梦里醒来,那鸣声居然穿透沉沉夜幕,直直钻进耳中:“知——了”“知——了”,没有前奏,没有过门,连一个装饰音都没有,也没什么升降调变化。

我忽然想起,它们在暗无天日的土里憋了少说两三年,长的要十几年,好不容易才爬出来,不唱个痛快确实太亏了。换成是我,恐怕能把全小区的邻居都唱醒。

不过要说知了的唱功嘛……是真不怎么样。既不会转音,也不会切换真假声,更不懂怎么讨好听众。画眉唱歌要反复练习腔调,鹦鹉还知道学两句人话哄人开心,可知了倒好,想唱就唱,不分场合、不分时段,也不管你是不是正在睡午觉。家人抱怨:“吵死了!”我说:“是你自己心不静,怎么怪人家唱歌?”她当即瞪了我一眼,我赶紧乖乖闭嘴——跟知了讲道理,就算它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没

什么;跟人讲道理,后果可太麻烦了。

听说当年雍正皇帝受不了知了叫,专门设了个“粘杆处”赶知了,就是为了能睡个安稳觉。要是搁到现在,网购几副隔音耳塞不就解决了?朋友说他们单位有个人,为了给领导创造“更安静”的环境,特意苦练爬树捕蝉的本事,据说能一蹿三尺高,出手从来不会落空。我们几个都替那哥们儿可惜——就这身手,不去奥运会实在太可惜了。

可知了哪管这些。它们那五只单眼根本分不清谁穿紫袍谁披破衫,更不懂什么叫看领导脸色行事。它们只认一个理:天亮了?唱。天黑了?想唱就唱。好不容易从土里钻出来,一共就活几十天,不唱歌,干嘛啊?

窗外,知了又开始高歌了。这调子,跟刚才那首一模一样,却比所有精心编排的乐曲,都来得敞亮、痛快。

阿清低我一年级。我们在乡初中读书时,都喜欢读课外书。那时书少,谁弄到一本,全班传着看。我上初二那年,他拿着一摞小人书来找我,说想换我那套《说岳全传》。我翻了翻他的书,有几本是我没看过的,就换了。他接过那套书时,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说“谢谢师兄”,从此我们便熟了。他性格温良,说话慢声慢气,笑起来仿佛整张脸都在发光,让人觉着亲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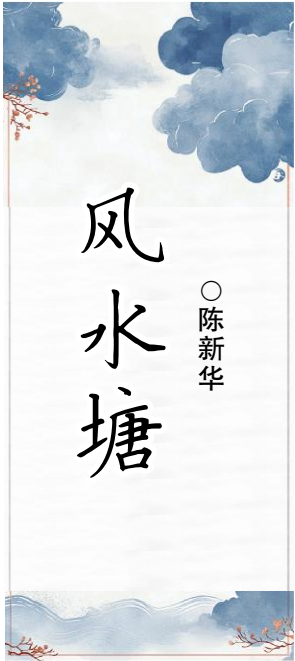
后来我中师毕业回到乡初中教书,阿清高中毕业后去往州城读大学。每逢寒假回乡,他总爱来找我闲谈。有一年冬日,天光晴朗,田畴素净,阿清特意来邀我,去他的老家睦田村做客。我记得那天的风很轻,阳光落在枯黄的稻茬上,泛着淡淡的金色。从公路拐入乡间小道,踏过蜿蜒田埂,山野清景次第铺展。沿途先见古朴的张氏围屋,夯土白墙配着青灰瓦,依山错落,像个沉默的老人,守着满山满谷的寂静。行至山谷,一挂瀑布藏于竹木之间,细流垂落崖壁,水珠溅在脸上,凉丝丝的。不远处的山岩壁立,天然化作石老虎探头的模样,静守山村,野趣盎然。

行至村落深处,便到了阿清的老屋。屋前一面大池塘豁然入目,塘面澄澈明净,像一面打磨光洁的铜镜,稳稳地搁在阡陌之间。冬日的阳光斜斜地铺在水面上,碎碎的,晃眼,像谁撒了一把细金箔。塘边几棵老樟树虬枝舒展,枝叶轻垂水面,清风拂过,叶声簌簌,树影在碧波里轻轻摇晃,温柔又安宁。阿清站在我身后,慢慢地说,这是家里的风水塘,村里老人说,塘水需常年充盈清澈,不干不浊,方能护佑家宅安稳、人丁顺遂。

当夜月色皎洁,清辉洒满院落,我和阿清同床而卧,各睡一头,闲谈至深夜。木窗开着,月光一格子一格子地铺在青砖地上,像谁随手撒了一把碎银。墙角有虫鸣,细细的,忽远忽近。谈到窗外的风水塘,阿清忽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乡间笃信风水塘聚气纳福,其实真正护佑家门的从不是那一池活水。他把枕头垫高了些,望着天窗漏下的月光,缓缓道:塘水清澈,是喻示家人品行要端正;池水长盈,是寓意家风要绵长、积善有余。所谓风水,不在山水形制,而在家风本心。他说话的语气很轻,像是说给我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我忽然想起,在我来睦田做客之前,乡里早就在传阿清家的那桩旧事。他的兄长当年同样考入州城大学,是全村艳羡的才子,前途一片光明。不承想,后来却被学校送回乡里。消息传回村落的那天,据说阿清的母亲坐在灶前,添了一把柴,什么也没说。可流言却像长了脚,走遍了四里八村。人人惋惜,说读书白费了,前程全毁了。更有老人附会,说那年村口风水塘骤然干涸,塘底开裂、淤泥泛白,是家运衰败的征兆——好像一个人的落败,必须由一池水来背负。

那些年里,我曾见过阿清的兄长几回。在圩场的角落里,他低着头卖竹器,手指



他说已经打定主意,明年清明要带孩子返乡祭祖,拜谒祖辈,看一眼家门口的风水塘,不求山水庇佑,只愿后辈不忘来路。

上缠着胶布,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我从他摊前走过,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匆匆地走了。

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家并没有垮。阿清的父母宽厚通透,从未苛责抱怨。父亲每天照常下田,母亲照常做饭洗衣,只是饭桌上多了一双碗筷,多了一句“慢慢来”。兄长的脸上渐渐没有了那种紧绷的、不甘的神色。逢圩摆竹器摊,他坐在那里,不攀不谈,静静地编,静静地卖。再后来,他主动投身乡村建设,勤恳务实、乐于奉献,如今已是村里建设的骨干。他重新撑起了自家的门面,也赢得了乡邻的敬重。

阿清后来去了珠三角乡镇中学任教,我也赴广州读研,我们时常见面。我到北方工作之后,各自忙碌,渐渐少了联系。岁月辗转,二十余年倏忽而过。前几日,阿清夫妇专程来北京旅游,带着儿子登门看我。小伙子身姿挺拔、眉目清秀,性情温润谦和,说话不急不慢,颇有阿清年少时的模样,却又多了几分轩昂气度。他生于岭南,求学于北大,眼界开阔、气质从容。闲谈间我问及专业,他答是生命科学。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笑了笑,眼底无半分得意,只剩沉稳从容。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阿清用小人书换《说岳全传》的下午——阿清接过书时,也是这样的笑。

席间闲谈,我打趣道,孩子这般优秀,想必是老家那口风水塘护佑,得天独厚。阿清闻言轻轻摆手,笑说并无这般玄妙。停顿片刻,他目光温和,缓缓说道,念好书、做成事不能凭玄虚,家风滋养、本心坚守却很重要。他说已经打定主意,明年清明要带孩子返乡祭祖,拜谒祖辈,看一眼家门口的风水塘,不求山水庇佑,只愿后辈不忘来路。